

80年來從未褪色 懷緬三毛精神

■小學生手繪《三毛流浪記》，開心地欣賞着張樂平漫畫手稿。



■張樂平四子張慰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今年既是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中國孩子最熟悉的漫畫人物——三毛面世80周年。日前在香港大會堂所舉辦的「以筆作刀——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張樂平抗戰作品展，首次在港展出張樂平抗戰時期所創作的宣傳畫、《三毛從軍記》手稿及張樂平部分文物，令本港市民有機會了解三毛與三毛以外的張樂平。



■抗戰時期的張樂平正在創作。



■抗戰時期，正從事漫畫創作的張樂平。

三毛以外的張樂平

張樂平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開始在上海做工。張慰軍介紹說：「父親做過木工和印刷工，印刷工的經歷在三毛系列的漫畫中有所表現，父親說過，三毛有他自己的影子。」張樂平小時候學過一些西洋畫方面的知識，後在柏生藝專求學，從藝專畢業後，先後畫過廣告，也做過旗袍等服裝設計。這些創作，都在張樂平家人的努力下找到了印刷品，他們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三毛以外的張樂平。自1927年至1992年，張樂平60多年的藝術生涯豐富多彩，他的年畫、速寫、素描、水彩畫、剪紙、中國畫等都達到了很高水準，不單單為中國漫畫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亦是真正的「平民畫家」。



■張樂平在武漢黃鶴碼頭繪製巨幅宣傳壁畫《抗戰到底》。

三毛是中國著名漫畫家張樂平畫筆下一個孤苦無依流浪於上海街頭的小孤兒。雖然沒有爹娘疼愛，又常常食不果腹、受人欺負，但他意志堅強，善良有愛心，並且正義感十足。在流浪生活中，三毛做過報販、給人擦過皮鞋、當過學徒，受到各種磨難，但一直不屈不撓。三毛的故事隨着時代的變化發展出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漫畫、錄音帶、電影、動畫，無論哪一種都總能牽動人心，讓人笑中帶淚。這麼多年來，不計其數的大小讀者曾因為三毛的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甚至有讀者曾在冬天給「三毛之父」張樂平寄去毛背心，希望他能交付三毛，為這個可憐的孩子略驅寒冷。儘管屬於「三毛」的殘酷時代已離我們越來越遠，命運如此悲慘的孩童幾不可見，但三毛樂觀向上、永不言敗的精神不僅從未過時，而且還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認同及喜愛。



■今年2月《三毛流浪記》和《三毛從軍記》法文版獲法國昂古萊姆國際漫畫節文化遺產獎，工作人員將漫畫《三毛流浪記》上架。

地站在普通百姓立場上，反映不同時期的社會狀況，也因此後來有了從小士兵角度出發描繪軍人生活的《三毛從軍記》。今年抗戰勝利70周年，張慰軍認為只有張樂平在抗戰期間所畫下的作品最具說服力，因此特為港人帶來了其父當年所設計的部分宣傳畫，以及軍旅漫畫《三毛從軍記》手稿。

沒有文字 文學巨作

父親通常是孩子們最初的偶像，但這個理論之於張慰軍卻不成立。他稱自己小時候實際上並不覺得父親有多麼了不起，反而是長大後才越來越崇拜父親。張慰軍告訴記者，他家七個孩子，自己排行老七，小時候不太清楚父親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12歲開始真正有記憶了，又恰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張樂平被打倒後，張慰軍更無從了解他的藝術創作。再加上張樂平話很少，從來不提和創作相關的東西，就算張慰軍拿相關的書給他看，張樂平也都一言不發。直到1980年代末，張慰軍收到親戚寄給他一本書。書是由日本人編寫的，主要以研究上海民國時期漫畫為主。

「戰爭關係，父親很多抗戰以前的作品都遺失了，我也沒有看過。我把這本書給我的表舅魏紹昌看，他對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史很了解，他看了以後說，『你父親在那個時候畫了好多東西，但是我們都沒看到。』我以前學過西洋畫，後來從事室內設計，漸漸發現自己遠沒父親有才氣。父親的漫畫和別人有點不同。第一，一般漫畫家喜歡用漫畫作品來幽默，而父親的漫畫多是喜劇手法表現悲劇內容。第二，他能不用文字就不用文字。所以有人評價《三毛流浪記》是沒有文字的文學巨作。深入了解他的作品後，我才慢慢開始佩服他。」張慰軍總結。張樂平曾在《我怎樣畫三毛——為「三毛義展」》中寫道：開始動筆畫三毛時，中國的漫畫作者似乎還甚少嘗試不用文字對白的漫畫創作，就是讀者似乎也沒有養成欣賞不用文字說明的漫畫風氣。特別是長篇連載的漫畫，作者似乎必須添上若干文字以補筆畫的不足。而張樂平卻嘗試盡量減

少文字上的幫助，要讓讀者從筆畫帶來的線條中去讀故事。

三毛精神 永不過時

正因張樂平淡化了漫畫中文字說明，所以《三毛從軍記》、《三毛流浪記》等作品易讀易懂。即便是外國讀者也能快速通過畫面掌握故事精髓。《三毛流浪記》和《三毛從軍記》不但在法國集合出版，今年二月更於第42屆法國昂古萊姆國際漫畫節獲得「文化遺產獎」，成為首個在歐洲最大漫畫節獲獎的中國作品。比利時漫畫博物館館長也因讀過《三毛流浪記》後分外感動，特邀張慰軍攜張樂平作品赴比。骨瘦如柴、衣不蔽體，吃不飽穿不暖，更談不上享受家庭溫暖與良好的教育的「三毛」就這樣跨出國門，走向世界。

張慰軍指出，三毛之所以長期不過時，並受到廣泛歡迎，是因為三毛看似「窮」，但在精神上富有。「《三毛流浪記》音樂劇在全國各地巡迴演出一百多場，每一場的上座率都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當時就有人問，『三毛』是個苦孩子，現代人為何還有代入感。我只回答說，不管什麼時代，三毛都『接地气』。他反映的是生活，不是科幻、童話和神話。他勇敢，積極向上，幽默談諧具有正義感。他屢屢受挫，可不敢放棄，向着他所希望的幸福生活去努力。」1992年張慰軍為了保護「三毛」精神，避免三毛形象受到廣告負面影響，申請成立了上海三毛形象發展有限公司，以發展公益事業為主。

張慰軍表示，即便成立上海三毛形象發展有限公司最初不是為了文化產業化，但不可否認今後肯定要順應趨勢。2007年世界夏季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在上海舉辦，孫紹波根據張樂平筆下三毛形象，設計吉祥物「陽光三毛」。2010年上海世博會，「三毛」作為世博系列圖書的形象之一，與海寶攜手成為代表上海的文化符號。張慰軍透露，張樂平研究會正在籌辦當中，未來很有可能與海鹽張樂平紀念館、上海張樂平故居、宋慶齡園聯合舉辦文化的活動。

抗戰一線 心靈蛻變

據張樂平四子張慰軍回憶，三毛「誕生」後不久，抗日戰爭就全面爆發了，其父在抗戰期間與上海漫畫同仁組成「抗戰漫畫宣傳隊」輾轉內地多個省市進行漫畫抗戰宣傳工作。張慰軍說：「其實三毛只是我父親創作中的一小部分，他對工筆與重彩都有深入研究。抗戰期間，他拿着本子在農村到處寫生。但那個時期，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壁畫創作。其中有一幅在武漢繪製的壁畫高十多米，寬幾十米，先由我父親起稿描畫在山崖上，再和三十多位美術界人士一同創作完成。據說這幅畫不僅震撼了武漢的居民，更令入侵的日本人為之一驚，甚至將照片刊登在日本雜誌上。在長沙等地，父親也畫了不少壁畫，可惜因為日本入侵加上年代久遠，都沒能保存下來。」

抗戰勝利，張樂平回到上海，多間媒體都稱他為「抗日戰士」，張慰軍笑言：「父親去的時候穿着挺講究，因為長得高，長得帥，受到了一些注意。回來的時候，皮膚黑了，人老了也瘦了，衣服破了，媒體認為他在八年抗戰期間變化很大。然而，我覺得他最大的變化在於心靈。父親先是和漫畫宣傳隊戰鬥在第一線，宣傳隊解散後，他依舊獨自繼續抗日宣傳。由於心靈受到戰火洗禮，所以後期堅定不移

「兩岸家書」珍品在閩展出 多數作者上世紀40年代去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瑤瑛泉州報導）「共同的記憶——兩岸老照片展和家書展」日前在位於福建泉州的中國閩台緣博物館開展，此次展出包括40多組、370多件代表性家書、圖片，透過泛黃紙張娓娓道來兩岸普通家庭裡許多不為人知的鄉情、愛情、親情。

36年的等待、跨海之戀，從年輕稚嫩到白髮蒼蒼苦苦守候的妻子，500萬字沒寄出去的家書……記者了解到，現存兩岸家書的作者主要是20世紀40年代末的去台人員，他們年齡漸長，陸續凋零，健在的已經不多。

此次活動由國台辦《兩岸關係》雜誌社、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中國閩台緣博物館聯合舉辦。前來參加活動的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副館長賈鐵瑛認為，兩岸家書的徵集是實實在在的搶救。

展覽中，獲得2012年「感動中國人物獎」的高秉涵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高秉涵祖籍山東，去台幾十年，與大陸的家人一水相隔，最後未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直到1991年才與兄弟姐妹相聚。隨後，他辭去工作，輾轉兩岸，前後把



■「共同的記憶——兩岸老照片展和家書展」在中國閩台緣博物館舉辦。

100多名台灣老兵的骨灰帶回大陸。「開拆遠書何事喜，數行家信抵千金。」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張丁介紹，這次中國人民大學從館藏中精選出20個故事一同展出，其中最早的是19世紀80年代末，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80年代。

第三屆亞洲微電影藝術節 在滇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守清臨滄報導）第三屆亞洲微電影藝術節（以下簡稱「亞微節」）日前在雲南臨滄市開幕，來自亞洲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千餘部作品角逐亞微節最高榮譽「金海棠獎」。

臨滄市委副書記、市長楊浩東在開幕式上介紹，本屆亞微節邀請到了亞洲多個國家著名影視藝術家和緬甸國家相關人員，以及老撾、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孟加拉國駐昆明領事館總領事，以及以上六國的電影官員、藝術家和俄羅斯嘉賓、藝術家及企業參展，共收到參評作品2,498部，比第二屆多261部，比首屆多783部；入圍作品185部，比第二屆多10部，比首屆多88部。從參評作品的結果來看，有以寫實的手法去創作的電影，有用誇張的手法創作的電影，也有以特定的風格創作的電影，參與比賽的作品比前兩屆立意更新穎、格調更高雅。據悉，亞洲微電影藝術節自2013年創辦以來，



■臨滄市委副書記、市長楊浩東在開幕式上致辭。

秉承「亞洲風·中國夢·臨滄情」的主題，以「全國有品牌、亞洲有影響、世界有聲音、社會有美譽、經濟有回報」為主旨，成功舉辦了兩屆，共有4,000餘部作品參評，其中國外作品近百部，有近20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官員和藝術家蒞臨，有近萬名各界觀眾參與。亞微節已為各國微電影交流合作、繁榮發展搭建了重要平台，為亞洲微電影城建設注入了強大動力，為臨滄融入國際社會提供了更廣闊的舞台。